

● 徐志远 著

佤山行

——云南西盟佤族
社会调查纪实 (1956~1957)

Trip to Wa Mountains

Survey Report of Wa Society in Ximeng,
Yunnan (1956~1957)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徐

佤山行

——云南西盟佤族
社会调查纪实 (1956~1957)

Trip to Wa Mountains

Survey Report of Wa Society in Ximeng,
Yunnan (1956~195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佤山行: 云南西盟佤族社会调查纪实: 1956 ~ 1957 /

徐志远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 - 7 - 81112 - 887 - 1

I. 佤… II. 徐… III. 佤族—社会调查—西盟佤族自治县—1956 ~ 1957 IV. D633.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9183 号

策划编辑: 蔡红华

责任编辑: 龙宝珍

装帧设计: 刘 雨

佤山行

——云南西盟佤族社会调查纪实 (1956 ~ 1957)

徐志远 著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9.25

字 数: 171 千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12 - 887 - 1

定 价: 26.00 元

地址: 昆明市一二·一大街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 650091)

发行电话: 0871 - 5031071 5033244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谨以此书献给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
第十六届世界大会

This book is dedicated to “The 16th Worl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



序

林超民

读完徐志远教授的《佤山行——云南西盟佤族社会调查纪实（1956—1957）》，我不禁击节称好。我被作者在佤山的经历所感动，被作者记述的 20 世纪 50 年代佤族社会文化所震撼。我毫不犹豫地与云南大学出版社联系，安排这部重要的民族学著作尽快出版。

在本书付梓之际，徐教授请我作序。这是一部真实生动的民族社会调查实录，不仅极具学术价值，更具社会意义。当徐教授深入佤山调查时，我还是刚跨入中学的红领巾。我认真学习这部书尚来不及，岂敢冒昧为之作序！实在担心，狗尾续貂，有损原著，贻笑大方。几经推辞，未获徐教授允许，反而索序之命愈迫。师命难违，只得勉为其难，仅将自己的读后感写出来，求教于徐老师和读者。

1956 年前后，在边疆民族地区开展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是中国民族学与民族史上成就巨大、影响深远的重要政治工作与学术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正确处理少数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统一、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是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必不可少的前提。经过几年的社会调查所提供的调查资料、研究报告，不仅为国家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也为中国民族学、民族史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还为研究中国古代史、东方民族发展史、社会演变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学术资源。历史已经证明，这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经济建设、文化发展、民族团结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徐老师有幸参加这项震古烁今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并为之作出了重要成绩，谱写了一段有声有色、多姿多彩、可歌可泣、无愧无悔的人生华章，令人肃然起敬，由衷钦羡。徐老师和师友们一起通过调查所写成的资料、论著以及拍摄的照片和电影已经成为 20 世纪中国民族研究的经典，藏之名



山，而且必将传之后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经典，不仅不会褪色淡化，而且会历久弥新、大放异彩！

在这些经典之外，亲历这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学者、干部已有不少人写过回忆文章，这对于我们了解这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大有裨益。徐老师的《佤山行》以生动轻快的笔触，真实地记录了1956年至1957年他到佤山参加社会调查的全过程。对于我们了解佤山社会历史调查提供了一个真实、细致、可信的文本。这一点，只要读徐老师的书，自能知之，不待我在此赘言。

民族学/人类学最基本的技能是社会调查，亦称田野研究。可以说，没有田野研究，就没有民族志，也就没有民族学/人类学。佤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但是没有文字，因此也就没有历史文献。对佤族社会历史的研究，除了社会调查别无他法。徐老师的《佤山行》记录了他们在八个月的时间中做社会调查的全过程：如何做调查准备，如何与佤族兄弟相处，如何学习佤族语言，如何做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及其解决办法。他们为什么要花如此长的时间做社会调查？因为他们深信，要研究佤族社会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要深入了解佤族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不是一两个星期甚至一两个月所能办到的。通过八个月的调查，他们基本上完成了佤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任务，写出《西盟佤族社会经济调查报告》。《佤山行》因记录了西盟佤族社会经济调查的全过程，使我们从中学到做社会调查（田野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所以，这本书可以作为民族学/人类学专业的学生学习社会调查的教科书。不仅如此，本书的出版对于纠正当今民族学/人类学界忽视田野研究、不愿花苦功做社会调查、投机取巧的恶劣学风不无裨益，也为我们大家树立了一个值得学习的榜样。

徐老师们参加西盟佤族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的调查不是为了自己得到多少好处，他们的心目中所想的是，通过社会调查，为政府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通过政府推动的社会改革、经济发展，给佤族人民带来福祉。他们通过艰苦细致、实事求是的社会调查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体现了自己的价值。

徐老师的《佤山行》所记录的20世纪佤族社会经济已经成为一去不复返的遥远历史，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社会改革、经济建设，文化发展，西盟佤族社会经济的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佤族人民在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佤山行》保存了1956年至1957年西盟佤族社会经济调查的珍贵记忆，可以作为一个历史的参照系，使我们对半个世纪来，尤其



佤山行

云南民族博物馆藏（1950-1957）

是近三十年来，佤族社会变迁、佤族人民随着社会改革、经济发展而步入小康的美好生活有真切、实在、准确的认知。

佤族社会摒弃野蛮走向文明，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改变落后走向进步的历程，是从1950年佤山得到解放为起点的。佤山的社会改革则是从徐老师们参加的佤山社会经济调查开始的。我们不必夸大徐老师和他的师友们在佤族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但我们不可否认他们所作的佤山社会经济调查的确为佤族社会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此我们认识到，民族学/人类学在社会发展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学科。

我对民族学虽有兴趣，但终未能做过深入、扎实的田野研究，岂敢对徐老师的书妄加议论，因老师之命，略陈所感者如此，不识大家读了徐老师的《佤山行》，以为如何。

2009年7月于云南大学补拙斋



自序

我是云南省陆良县人，1934年5月出生。1950年从昆明中法大学附中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后勤政治部文工团，1951年被调往工兵第九团一连任文化教员，1952年秋，部队调干读书，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1956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并被派到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参加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社会大调查工作。1958年，调查组改为云南省民族研究所，这时，我主要从事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的拍摄。1960年10月，被迫中断业务，被下放到宣威教书二十六年。1986年，奉调到曲靖师专（后改为曲靖师院）创建历史系，任系主任至1994年退休。职称教授。

在调查组和民研所的五年间，我曾参与对云南边疆的佤族、拉祜族、苦聪人、景颇族等的社会历史进行考察，撰写调查报告五份，收入《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参与编剧、顾问、导演，拍摄了《佤族》、《苦聪人》、《景颇族》三部民族志电影；拍摄了大量反映20世纪五六十年代边疆各民族经济、社会面貌的珍贵照片，并负责所里的照片资料和文物整理工作。

也许因为对边疆少数民族有着太多情结，下放后，边疆的人、边疆的事、边疆的景无不使我魂牵梦萦。在教学之余，我写了《论佤族的姓氏与父子连名制度》、《评电影文学剧本“彩云的部落”》，受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之托，写了《中国少数民族画库·苦聪人》卷的画面拍摄提纲和说明文字，并写成《苦聪人社会形态》的书稿，也算了却了对边疆的一些牵挂。

在高校的八年，我除负责系上的教学、行政管理工作外，还先后主讲了“云南民族史”、“世界古代史”、“史学概论”和“德育”几门课程，编写讲稿一百多万字，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参编高校教材《世界古代史》，任《全国优秀教育教学论文集》副主编。兼任全国师专史学会理事、云南分会会长，云南省政协第六、第七届委员会特邀委员。曾多次荣获教书育人先进工作者奖、优秀教学成果奖、优秀论文奖和政协优秀提案奖。



家庭的教养，老师的影响，使我逐渐形成正直为人、严谨治学的性格，并多年恪守这一信条，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为我国的社科事业、教育事业和政协工作作了一些贡献。当然，这些都是很平凡的，我常勉励自己：已经做了的是应该的，没有做的还是大量的，需奋力去做。

我的一生可回忆的事很多，最难忘的是在边疆民族地区度过的几年，特别是几次到阿佤山进行社会调查和拍摄民族志电影的日日夜夜。在那里，我不仅熟悉了佤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饱览了佤山的无限风光，更从佤族同胞身上感受到了淳朴友善的人间真情。本书便是根据我当年参加云南民族调查组在西盟佤族自治县进行社会大调查时的工作日记、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和所拍照片而成的回忆录。它如实地反映了半个世纪前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佤族社会面貌，记录了民族科考人员艰辛的边地生活，表达了他们对事业的执著和对佤族同胞的深情。

谨以本书献给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希望它有助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研究，有助于读者对佤族社会的全面了解。

耑此奉献，敬祈斧正！

徐志远

2009年1月10日



目 录

序	林超民 (1)
自 序	(1)
少数民族社会大调查之始	(1)
第一章 通往西盟之路	(4)
一、边城思茅	(4)
二、景洪观佛牙	(5)
三、勐朗坝见闻	(6)
四、初见阿佤人	(7)
五、西盟印象	(8)
六、三佛祖庙	(10)
七、特殊谈判	(10)
八、参观西盟小学	(12)
九、初识阿佤理	(13)
十、临行之际	(15)
第二章 走进马散部落	(16)
一、向山寨行进	(16)
二、大哉马散部落	(18)
三、宴请头人	(20)
四、访问大魔巴	(21)
五、讨论建农业社	(22)
六、拜访大窝郎	(22)
七、品尝老鼠煮稀饭	(24)
八、赶马散街	(26)
九、作水鬼	(26)



十、丧葬礼俗	(28)
十一、重要发现	(29)
十二、拉木鼓	(31)
十三、镖牛	(33)
十四、新年伊始	(36)
十五、建房月	(37)
十六、边地生活	(38)
十七、盖大房子	(42)
十八、送人头与砍牛尾巴	(47)
十九、砍头祭谷及其终结	(52)
二十、马散—西盟会议	(55)
第三章 险赴永广部落	(57)
一、我去永广	(57)
二、豪华之家	(58)
三、边防八班	(59)
四、二连印象	(60)
五、军事部落	(61)
六、永广社会	(63)
七、走出永广	(71)
八、告别西盟	(72)
第四章 西盟佤族社会形态	(73)
一、概 况	(73)
二、原始的生产方式	(74)
三、古老的社会组织	(88)
四、姓氏与父子连名	(95)
五、家庭、婚姻与丧葬	(98)
六、神圣木依吉信仰	(101)
七、简朴的物质生活	(103)
八、初始的科学文艺	(111)
结束语	(122)
附录：民族志电影《佤族》拍摄提纲	(123)
后 记	(134)



少数民族社会大调查之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0年到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先后派出四个民族访问团和两个民族工作视察组检查民族工作，调查各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状况及社会制度等，初步掌握了我国少数民族的一些资料。

为了进一步弄清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搜集和积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所必需的资料，即有关原始社会形态、奴隶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形态和上述各种社会形态的过渡形态的具体资料，由毛泽东同志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同志指导，1956年春开展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状况的科学调查。调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主持，当时成立了由蒙古、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八个调查组，有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民族工作干部及高等院校师生共二百余人。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大调查。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成立于1956年夏天，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直接领导。地址在昆明市翠湖东路12号（今为翠湖南路2号）。当时从有关业务和行政部门抽调了十多名干部组成，侯方岳任副组长（这部分人称为“长工”）。1956年8月，以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费孝通教授为组长的云南民族调查组成员十余人抵昆，我作为当年唯一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也在9月22日报到（这部分人称为“短工”）。同时，从云南大学请了杨堃、方国瑜、江应樑三位教授参加，并从中共云南省委、省边疆民族工作委员会、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省作家协会、省文化艺术联合会及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等单位借调一些干部（这部分人称为“临时工”），组成一个拥有数十人的单位。下设佤族、景颇族、傈僳族三个组，也称第一分组、第二分组和第三分组（后来又增设了傣族、拉祜族等组），我被分到佤族组。

出发前，各组成员集中学习、讨论了一个月，内容包括全国人大民委编印的《社会性质调查参考提纲》，内容有：一般情况调查提纲；原始社会调查提纲；奴隶社会调查提纲；封建社会调查提纲。主要参考书是恩格斯《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费孝通、林耀华《当前民族工作提给民族学的几个问题》；方国瑜《云南民族的年代》；杨堃《关于民族与民族共同体的几个问题》；江应樑《关于傣族历史的问题》；罗继光（中央民院教授、语言工作队队长）《关于云南少数民族语言的问题》。最后，费教授作了学习小结，提出两个问题请大家讨论：第一，关于民族四个特征的不平衡发展问题；第二，生产关系的改变与民族关系问题。

为了更切合即将调查的各民族具体情况，办公室要求在现有材料基础上，各组根据《社会性质调查提纲》，拟出佤族、景颇族、傈僳族具体的调查提纲，经讨论、审查后印发执行。我组由杨堃教授带领四人编写提纲，我负责绘制佤族地区详图。

佤族主要分布在滇西南的西盟、沧源、孟连、耿马等县，地处澜沧江和萨尔温江之间的怒山山脉南段，这里山峦起伏，平坝极少，被称之为阿佤山区。西盟和沧源是佤族的主要聚居县，两县佤族人口约占我国佤族人口总数的50%，约占两县总人口的79%。佤族自称佤、阿佤或布饶克等，均有山居民族之意，外族称之为“佻佻”，“佻”在傣话中是奴隶之意，解放后革除这种侮辱性的用语，正名为佤族。西盟佤族保留原始状态较多，猎头头之风盛行，被称之为“大佻佻”；沧源等地的佤族与外界接触较多，较进步，已革除猎头头的习俗，被称之为“小佻佻”。当时考察的基本原则是哪里原始就去哪里，故调查组决定，以西盟佤族为考察对象。

少数民族的语言是调查者应努力掌握的。领导从语言工作队借调了几名干部（中央民族学院应届毕业生）来帮助我们学习。到我组的是邱锬锋、聂锡珍，他们编印了一份《马散语学习参考资料》，包括几百个常用词和几十个常用句子，均用国际音标标注，供我们学习参考。他俩将与我们一起去西盟，其任务是搞语言调查，并非当翻译。

办公室考虑到工作需要，给每个组配发了两台照相机、一部军用直流收音机；给每人发棉衣、蚊帐、油布、雨伞、背包、手电筒、水壶等；根据各地区的艰苦程度和生活水平，从昆明出发之日起，每人每天发给边疆津贴：佤族组1元，景颇、傈僳组0.6元（调查组所用经费都由全国人大民委拨给）。另外，每组配一名医生，除保证组员健康外，主要是为少数民族群众治病。

佤族调查组的成员有：杨堃（当代民族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唐鱼龙（省委宣传部干部）、田继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仰松（北京大学考古系教研室讲师）、黄宝璠（北京民族出版社编辑）、顾宗



振（昆明师范学院政治课教研室讲师）、陈士奎（云南大学政治课教研室讲师）、杨炳炎（云南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傅傣斐（女，云南民族调查组成员）、徐志远（云南民族调查组成员）、沈琼英（女，省委宣传部干部）、张昶（医生）。由杨堃任组长，唐鱼龙、顾宗振、田继周任副组长，分管政治思想、业务和生活。沈琼英兼管财务，徐志远兼管事务。后来又增加了杨英（中共澜沧区边疆工作委员会干部）和张志清（中共西盟工作委员会统战部部长，参加调查组的领导工作）。1957年4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陈炯光（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也到佤族调查组工作。

出发前一天，在杨堃教授主持下，我们组开了一个座谈会，请费孝通教授主讲社会调查问题，他用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讲了以下几点：第一，社会调查的意义；第二，社会调查的方法；第三，社会调查中应注意的事项。最后，他说：“今天是来给大家送行，祝大家调查工作顺利。”费先生的讲话使同志们增长了许多知识，很有利于我们即将进行的工作。在云大读书时，我曾聆听了杨堃教授的“原始社会史”、方国瑜教授的“云南民族史”、徐知良教授的“考古学”和纳忠教授的“世界古代史”等课程，这些知识对我日后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研究帮助很大。



云南民族调查组成员在西盟大马散驻地合影。前排左起：顾宗振、张志清、徐志远、沈琼英、田继周；后排左起：张昶、傅傣斐、陈士奎、杨炳炎、杨堃、李仰松、唐鱼龙。



第一章 通往西盟之路

一、边城思茅

1956年11月4日上午8时，佤族调查组从昆明出发，沿昆洛公路向西盟行进。我们当时乘坐的是老式公共汽车，车速很慢，不到600公里路程，历时三天半，经玉溪、峨山、元江、墨江、普洱，于7日中午才到达思茅。一路上食宿不太方便，但收费较低，吃一餐饭0.5元左右、住一夜0.2元上下。到思茅后，由地委办公室负责接待，安排我们住在新建的大礼堂内。

思茅海拔1250米，当天气温20℃。我们在这里停了4天，一是听地委书记唐登岷同志关于西盟佤族情况的报告；二是抄录有关佤族的材料；三是到贸易公司购买公用物资，包括送给佤族同胞的“大重九”香烟、茶叶、各种水果糖和火柴等，还有调查组伙食上用的面条、面粉、腊肉、食油、干菜和咸菜等。

当年的思茅分新城区和老城区，相距不是很远。新城区正在沿公路两旁建设，老城区较繁华，有一条长长的主街，店铺林立，中草药材、山货皮毛、茶叶、糖酒和日用百货应有尽有。

11月12日，我们就要离开边城思茅了。思茅距西双版纳160多公里，当时尚无班车，我们只好包一辆卡车，连人带行李和购买的大量物资一起走。跟车主说好一早开车，结果我们却在思茅大礼堂门前等到中午才成行。

下午7时10分，我们的车赶到澜沧江边时，轮渡的时间已过，大家只好在公路工程队搭伙一餐，并挤坐在工棚里过一夜。汽车要自己看守，我和田继周、黄宝璠、吴大均（在思茅结伴的四川大学生物系职员，他要随我们到边疆采集动植物标本）四人就在车上度过了难忘的不眠之夜，耳边只听得狂风卷着巨浪的声响。宽阔的奔流不息的澜沧江，多少年来一直滋润着两岸的土地，抚育着两岸各族人民。次日晨7时，在薄雾中我们的汽车开上渡轮，只见两根粗大的钢索牵引着长长的渡轮在江水拍打下缓缓前行，用了20多分



钟便到对岸，再乘车行 10 多分钟就到了景洪。

二、景洪观佛牙

景洪县海拔 460 米，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所在地，我们就住在州人委会招待所。当年的景洪只有两条相连的丁字形主要街道，醒目的建筑是十多幢傣家竹楼式的砖木结构铺面和州人民医院大楼。因气候炎热（当天早晨气温 25℃），赶集的人天不亮便进行交易，我们到街上还不到 8 点钟，可是赶集的人们早已散去，只见少量的水果摊前摆着香蕉、菠萝、柚子、甘蔗等热带水果，有的摊位旁还放着几支天未亮时照明用过的半截蜡烛。

根据组上的安排，我们要在这里购买几百斤大米和用于请佤族同胞喝的低度白酒，这事由我和黄宝璠去办。买米好办，到粮店很快就办妥；买酒可就麻烦了，贸易公司的售货员说：“白酒的度数国家有规定，不能低于 50 度，除非你们到商业局说明用途，经批准后再到酒厂去做。”我们只好找到商业局，拿了批条再找酒厂，酒厂领导说：“这种 15 度的白酒要现酿，明早才能出来，你们要 400 斤只能用大瓦坛子装了。”奔走一上午，总算把两件事都办妥了。

我们到景洪时，正好赶上佛教界的一大盛典——瞻仰“佛牙”，这是刚从缅甸迎接回国的。我的日记上写道：

1956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二，晴。……吃过午饭，我们调查组的全体同志去观看佛牙。步行 10 多分钟便看到装饰得五彩缤纷的一座不大的缅寺，门前拥着人群，有和尚招呼：“脱鞋脱帽，保持安静。”难怪寺门前左右地上满是各式各样的鞋子。我们尊重当地风俗，一一照办。进门后只见一排排身披杏黄色袈裟的和尚盘腿坐在蒲团上不停地诵经；佛龛上供着释迦牟尼画像和鲜花、供果之类，前方醒目位置的金碟中供着佛牙，这是一段长约 5 公分，直径约 1.5 公分，呈暗绿色的佛祖遗骨；信徒们按逆时针方向缓缓前行，至佛龛前都双手合十，顶礼膜拜。我们自然也如此，以表虔诚之心。所见盛况少有，遗憾寺内不许拍照。

从景洪到澜沧 170 公里，当时也无班车，我们只好去包卡车了。14 日，吃过早点便忙着装车，而后到粮店装大米，再到酒厂去拉酒，齐胸高的大酒



侃山行

坛，全靠酒厂四五个工人的努力才装上车。忙到8时40分才离开景洪，经佛海于下午6时30分到达澜沧，就住在此地唯一的“澜沧饭店”。

三、勐朗坝见闻

澜沧是1953年4月建立的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的首城，又称勐朗坝，海拔890米，气候闷热，当天室内温度 25°C 。在旧社会，这里被认为是烟瘴之地，流传着“要到勐朗坝，先把老婆嫁”的说法，意思是有去无归。其实，瘴气只是亚热带山林中的湿热空气，瘴疔是在潮湿地区流行的恶性疟疾等传染病。有鉴于此，从昆明出发之日起，医生便要求我们每天服两片奎宁片。

勐朗坝是个美丽的盆地，四周青山环抱，白云缭绕，坝子绿树成荫，瓜果遍地，一条公路横贯坝子，上通景洪，下至老厂。离城约1公里的地方，有一处远近闻名、水质绝佳的温泉。当地驻军在那里盖了房子，修了浴池，有人管理，全天对群众免费开放。我们慕名而往，洗去了一路风尘，消除了旅途疲劳，的确是一种享受。城区宽阔的主街上有各种店铺，热带水果举目皆是。大街一端的尽头处便是自治区党政机关大院，大院左侧就是“澜沧饭店”，我们要在此地停留3天。



图1-1 美丽的勐朗坝一角

15日休息。上午去温泉洗澡；下午参观赶集，大街上穿着各色民族服装的人群熙熙攘攘，附近的拉祜族、哈尼族、傣族和汉族群众带来各种农产品、